

新加坡筹资专家

关于亚洲公益筹资市场的 6 项洞见

作者：Usha Menon 梅达·舞莎

翻译：新加坡 AFG 公益慈善筹款联盟 汤浩



亚洲的筹资领域经受住了经济的放缓。而令人眼前一亮的是，有些地方甚至呈现繁荣之势，尽管仍面临一些固有的挑战。以下是 6 项关于过去一年亚洲筹资领域的洞见。

1. 目光投向亚洲：

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s）已经将他们对亚洲的关注作为全球增长战略的一部分。大型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例如绿色和平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世界自然基金会在泰国、印度、香港的分支机构已经初具规模，并增加了他们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韩国的筹资投入。许多其他国际非政府组织也已经开始他们在亚洲国家的筹资活动。例如 SOS 儿童村、救助儿童会和大自然保护协会最近几年在印度尼西亚当地发起了他们的筹资项目。其他主要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也准备在 2016 年推出自己的当地筹资项目。跨国的筹资活动也在增加，例如泰国对叙利亚难民危机的应对、印度尼西亚捐赠者对尼泊尔地震灾区的支援，等等。

2. 个人捐赠

目前，许多有能力对筹资进行相当规模投入的非政府组织的收入主要来自面对面筹资。在泰国，每年有超过 50000 定期捐赠者被招募。香港的非政府组织的个人捐赠计划创下了增长 20% 的记录，每月捐赠额平均为 19 美元。在印度，维权机构和反歧视相关的事由收到来自单次捐赠者的平均捐赠额达到 54 美元。在菲律宾，单次捐赠的平均捐赠额大约为 25 美元。

采用个人筹资方式所面临的一些挑战有：

- 大众营销手段需要密集的资金投入。
- 亚洲市场有筹资经验的大众营销服务提供商非常少。
- 泰国等国家的银行业对直接借记的设定非常复杂，但在另外一些地方，金融部门正在让捐赠变得更安全更便捷。例如在菲律宾，像 BDO 和菲律宾联合银行（Union Bank of the Philippines）这样的机构已经开始为非政府组织提供信用卡接入服务。

3.大额捐赠

上面提到的挑战已经促使非政府组织认真考虑通过开发大额捐赠来获取高价值捐款。那些拥有现成的大众营销捐赠者群体的机构正在对自己的数据库进行战略性的评估,以识别潜在的大额捐赠者。而那些没有当地捐赠者群体的机构则正在借助他们在当地的人脉和沟通网络来探索大额筹资的可能性。

大学、医疗和艺术机构在资产筹资领域走在前面,而那些着手战略性开发大额筹资的非政府组织则已经看到了实在的利益。创新的捐赠者招募和识别方法,例如菲律宾的一个大型博物馆发起的“终身”冠名权活动,已经引出了有意愿的大额捐赠者。

尼泊尔的第一个亿万富翁 Binod Chaudhary 通过他的 20 年历史的 Chaudhary 基金会参与慈善活动。而在最近的地震之后,他和他的两个儿子一起承诺捐赠 250 万美元重建被地震损毁的学校和房屋。

阿里巴巴集团联合创始人蔡崇信则捐出了 1500 万的阿里巴巴集团股票认购权。这些认购权由位于新加坡的 SymAsia Foundation Limited 接收和持有,用于设立他的私人慈善信托并将资金分发给慈善机构。这项捐赠的总价值按捐赠时计算达 11.8 亿美元。

香港的家族基金会运行的许多跨代的慈善项目令众多中小型非政府组织受益。因此,像阅读之家 (Room to Read) 和全球儿童基金会 (Global Fund for Children) 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已经在香港发起了筹资项目。

去年,印度最年轻的顶级慈善家 Rohan Murty 通过他的印度 Murty 古典图书馆捐赠了 560 万美元,以提供过去两千年印度最伟大的文学作品。孟买和班加罗尔两座城市拥有数量最多的慈善家。据《2015 印度胡润慈善榜》,约 50%的顶级慈善家把钱捐给了教育。

商业世界里的天使投资网络是一群对小型企业进行风险投资的私人投资者。而“捐赠环”(Giving circles)则是非营利世界的天使投资网络。在其他捐赠环致力于调动中层捐赠者的时候,印度的 Dasra 捐赠环已经开始调动大额捐赠者了。每一个捐赠环 85%的资金被用于资助非政府组织的进一步扩张和对机构的研究。在不丹,王室领导的国王擂台(The Kings Challenge)既发展社会企业,也对该慈善擂台选出的项目进行风险投资。

4.企业筹资

在亚洲,企业慈善以现金捐赠、赞助和实物捐助的方式存在,这取决于企业的慈善成熟度和规模。企业社会责任(CSR)也迎来了自己的时代。亚洲可持续发展排名对亚洲企业就三大范畴 10 类别的内容进行了评估:运营、供应链、产品和服务(环境);雇员、客户、社区和慈善事业(社会);商业道德、公司治理、公共政策(治理)。2015 年所覆盖的地区包括中国、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韩国、台湾、泰国和日本。

在印度,一份报告按照最近的《公司法》的企业社会责任规范对 1181 家上市公司进行了披露。结果显示,1181 家公司中超过 90%遵守了企业社会责任规范。87%的符合条件的上市

公司在过去一个财政年度总共花了大约 10 亿美元用于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几乎 55% 的资金投入了教育、技能与生计发展、健康和卫生。大多数公司的项目位于该国家工业发达的地区，因此马哈拉施特拉邦和古吉拉特邦所占的份额很大。

在中国，北京、上海和广州被视为企业社会责任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最发达的地方。政府是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关键因素。为遵守国家政策、法律和法规是中国企业实施企业社会责任的最大动机。预计在未来一年，中国政府将加强相关的立法、执法，媒体也将增加企业社会责任活动及成效相关的报道。

5. 数字捐赠

在亚洲，智能手机的不断普及、科技娴熟人口的不断增长等因素帮助电子商务实现了强劲增长，而数字捐赠文化也流行起来。

中国特殊的数字基础设施对数字化筹资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之一腾讯在去年 9 月推出了 9999 万元人民币（合 1500 万美元）的匹配基金，鼓励中国慈善机构使用其移动筹资平台。72 小时内，超过二百万个捐赠者在线捐款共计 1.28 亿元人民币（合 1950 万美元），耗尽了匹配的基金。数字化筹资已经成为许多非政府组织最重要的资金来源之一，对于公众普遍认同和筹资事由带有浓厚情感色彩的组织而言，尤其如此。

新加坡于 2015 年 12 月推出了一个集成的捐赠网站：giving.sg，上线第一个月就筹得资金 765 万新元（合 500 万美元）。该门户网站希望把捐钱和捐时间及技能联结起来，以丰富捐赠者的个人捐赠体验。一个春节期间的在线活动则鼓励 7 到 11 岁的孩子把他们红包的一部分捐给慈善机构。这一活动在节日期间的 20 天内实现了相比前一年 70% 的增长。

6. 社会企业

相比传统的资金提供者，社会慈善家热衷于通过政府、企业、公民社会和个人间的跨界协作来解决社会问题。无论在社会企业孵化还是扩张阶段，社会慈善家对能够满足社会需求的技术的资金投入越来越多。

社会企业已经成为学者型解决方案中一个受欢迎的工具。越来越多的企业和社会慈善家在支持他们的努力。例如 2015 年亚洲 DBS-NUS 社会企业挑战赛，它是一个亚洲范围的社会企业竞争大赛，有来自 30 个国家的 1565 名参与者组成了 685 个竞赛团队。这一挑战赛的目的是发现和支持有潜力产生积极、可推广和可持续社会影响的创新社会企业。挑战赛的 255 名导师则包括社会企业家、投资者、公民社会实践者和资源提供者。印度、新加坡、台湾、印尼和中国占据了参赛者名单的前列，他们的项目涉及不同的行业，例如网页和移动解决方案、医疗和卫生、能源与环境、教育、农业等。

展望未来

大多数的亚洲国家已经成为中等和高收入经济体。即使像孟加拉国这样的低收入经济体目前也通过创新、微金融项目和社会动员运动等低成本发展方案的采用而进入了一个独特的发展轨道。大多数亚洲国家过去多依赖双边、多边和国际援助机构来为其发展项目提供资金，而

如今这些机构捐赠者已不再位于优先级列表之上了。

因此，建设和发展当地的筹资及慈善生态就变得尤为迫切。这包括：

- 解决专业筹资人员匮乏的问题，让经过训练、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担任机构的高层职位，并扶植富有经验的服务提供者。
- 克服公众对非政府组织的不信任，例如与面对面等筹资手段相关的投诉。
- 创建一个促进筹资、社会企业和慈善事业发展的法律框架和税收制度。
- 开明的领导，包括政府决策者、非政府组织、企业以及机构投资者。
- 促进技术进步和创新在筹资中的应用，提高沟通的有效性和介入的便捷性，增进支持者关系。

尽管会带来必然的挑战，但是亚洲也为世界其他地区提供了一些特殊的机会。其中之一是印度凭借其富有才华的员工和高效的物流正在成为全球社会企业家的一个中心，同时也是筹资材料开发和交付的中心。例如：从印度到西欧和美国的直邮调运比他们国内的邮运还更富有成本效率。新加坡则通过对信息技术、网络和数据利用努力打造一个聪明的国家，使自身角色从“是世界上最好的”转变成“为了世界的最好”。它也是一个适合社会慈善家和社会投资者来分享、学习和影响世界的枢纽。

我将在我的下一篇文章中分享更多关于亚洲筹资未来前景的洞见。我也期待听一听你们的想法，关于你们自己的筹资经验、资源调动以及对未来的思考。

Read the original English version here: <http://ushamenonasia.com/blog/?p=412>